

## 【邵广】鲛人泪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#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7660322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F/M</a>
Fandoms:	<a href="#">代号啻   Ashes of the Kingdom (Video Game)</a> , <a href="#">代号啻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邵广</a>
Characters:	<a href="#">广陵王</a> , <a href="#">张邵</a> , <a href="#">张邈</a> , <a href="#">陈登</a> , <a href="#">董奉</a> , <a href="#">阿蝉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4-07-25 Completed: 2024-07-28 Words: 5,786 Chapters: 2/2

# 【邰广】鲛人泪

by [HerFlowers](#)

Summary

“不用哭也能留在殿下身边吗？”

“不用，小张将军。”

人鱼邰设定，清水  
短打已完结，he放心观看

wb：浪沫抚过砾石滩

## 鲛人泪（上）

张郃把下半张脸泡在浴桶里，一头长发悠悠在水面上飘开，笼罩住水下的光景。他怔怔望着面前扒在浴桶边上看他的三个人。

“这是殿下。”张邈首先开口，哄孩子似的，“大汉绣衣校尉广陵亲王殿下，来来，喊殿下。”

张郃把脸从水下浮出来，张了张口，没发出声音。

广陵王声线颤抖：“元龙……你说这是……你钓上来的……？”

陈登点点头：“晚生还是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。”

广陵王一左一右隔着衣袖抓住身边两人的手腕，摇摇头：“不是……这能叫鱼吗……张邈你是不是去哪儿拐孩子了别张口胡来……”

张邈先从袖子里缩回手，接着把衣服从广陵王手心扯出来：“小陈你看，殿下不信我。”

“是真的，主公。”陈登一脸诚恳，“贤兄帮我把他拉上来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还好沙子柔软。”

“哎，这就不必说了。”张邈摆手。

这动作好像吓到了张郃，水声“哗啦”一响，他又把脑袋缩进水里。

“就是说，你们去海边夜钓，什么鱼都没钓到，但钓了个人回来？”

“主公，这就是鱼，有鱼尾。”陈登纠正。

好吧，钓鱼佬真的很在乎被说空军。

“村里孩子们说最近晚上海边的鱼情好，可惜前两个时辰鱼竿没动。贤兄困了，要回去睡觉，刚准备起身鱼竿就动了。

“很沉，是大鱼！把上半身拉上岸才发现他没气息了。晚生一直在舀水泼他，贤兄带人去借了附近人家的浴桶。好在，进了水里就缓过来了。

“啊，他流了很多血……那一桶水都红了，晚生给他把看得见的伤口包了起来。”

“他在下面那么久，不会闷死吗。”张邈突然打断。

“鱼会被水淹死吗？”陈登坚持桶里的人是鱼。

“嗫嗫嗫，小鱼，你能从水里出来吗？”张邈对着水面说。

又一声“哗啦”，张邵把眼睛露出来，长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珠。

广陵王心头一颤。

“殿下，杏林君到了！”小侍女传报。

广陵王深吸一口气，消化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，迎接疾步走来的董奉。

那人是半夜被从床上叫起来的，顶着月光匆匆赶来，见到三人也不管礼节了，微微点个头就去看病人。

“鲛人。”董奉下了结论。

“眼泪会变珍珠那种？”

张邈又把头凑了过来。

“孟卓，你挡光了，我得看看病人的伤……”

董奉把那鲛人上半身捞出浴桶，过长的、漂亮的发贴着张邵的身体滴水，鱼尾鳞片在水下闪烁，波光粼粼。

真是很漂亮的人鱼啊。广陵王想。

张邵低着头，身体哆嗦着。董奉把浸湿的布条一圈一圈拆下来，裸露出满是伤痕的躯体。

“别……别打我。”

广陵王瞪大眼睛。会说话的？

几个人立即把他围起来，光被挡了个结实，阴影中的张邵试图再次扎进水里，被董奉拉住手臂。

“伤口不能泡水！”

广陵王这才看清那些藏在水下的——白皙的皮肤上胡乱交叠着鞭痕，大部分已经被泡得外翻肿胀，呈惨白色，有些因动作再次撕裂，渗出血来。

董奉皱眉，把三人推出屋去。

于是这三人就站在长廊下，月光倾斜洒了进来，张邈的伞落在屋内，他拿袖子挡住自己的脸。

广陵王很难形容出心中的震撼。 鲣人啊！那是传说中的鲛人！

“真能落泪成珠么？珍珠哎，鲛人泪是真的？”张邈念叨。

“鲛人算鱼吗？算吧……”陈登喃喃自语。

真是受不了这两个人了……

小侍女又来了，打着哈欠带来客舍已经收拾好的消息。

“元龙，孟卓，夜深了，就在王府歇下吧。”广陵王又转身对侍女道，“辛苦你了，明日我让管家批两日假给你。”

小侍女谢过，带着嘀嘀咕咕的二人走了，接着紧闭的门被打开，董奉对她点点头。

广陵王再次进入室内，浓厚的药草味儿熏得她直皱眉。

绕过屏风，床榻上的张郃见她神情不佳，吓得躲进被褥中。

那床被褥下，好像是两条人腿。

“鲛人不在水中时，尾巴会变成腿。”董奉看出广陵王的疑惑，“殿下，身上的伤已经处理完了，静养即可。若病人疼得厉害，就让他把这碗药喝了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？”广陵王坐到床边，把缩在被子里发抖的人脑袋刨出来，轻轻拍着他的肩安抚。

“眼睛还有点问题。泪腺……堵住了，暂时不清楚行之有效的疗法，时间久了，可能会眼盲。我回去再翻翻医书。”

广陵王舒了口气：“有劳了。”

董奉行礼出去了，一样被安排在王府睡下。

张郃抓着被褥边边，眼睛扑闪望着坐在身边的广陵王，嘴唇抖得厉害。

“我……什么都会做的，求求你，不要打我……我可以哭的……”

广陵王愣了一下。

好美的声音，说出来的居然是讨饶的话。

“放心吧，放心吧，王府很安全。你困了吗？身上还痛吗？”

张郃摇摇头又点点头。即便药草里有镇痛的成分，身上的伤还是疼得厉害，他忍了很久。往常挨打时，一疼就能哭出来，就可以不挨打了，现在却一滴泪也流不出。

他怕眼前人会发火。

“那，先把药喝了？”

张郃点头，撑着床铺欲坐起身拿那碗药。

广陵王急忙把他按回去，端了药碗一勺一勺吹成温热喂给他。

张郃乖顺地全都喝下去，又说：“……能不挨打吗？我……”

“啊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”

“因为，我……没有珍珠可以给你了。以前，他们想要珍珠，就会打我，哭了，就可以不挨打了。”

张郃的声音很轻。

“不需要，你先安心养病。叫什么？”

广陵王替他掖好被角，目光流连在被盖住的腿上。她实在很好奇——鲛人上岸后，鱼尾会变成双腿的传说。

张郃眨眨眼，把下面的被子掀开，露出一双又长又白却遍布鞭痕的双腿。

广陵王立刻盖回去：“干嘛呢？！”

“殿……殿下，”他喊得很迟疑，“他们给我的编号是十。殿下……想看尾巴的话，我可以回到水里。”

广陵王叹了口气，她大概懂了。

前段时间张邈拿着十来颗珍珠前来得瑟，据说是传闻中的鲛人泪，门客献的，极其稀有。

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批珍珠，代售的卖家发了毒誓，一口咬死是真鲛人的眼泪，故名“鲛人泪”，现已绝世。于是，这批珠子被炒得极其昂贵，甚至有人愿以官职相换。

那珠子和寻常珍珠真不一样。小小一颗，椭圆的，宛如白玉，散发着莹莹的光。

广陵王当时批公文批得焦头烂额，余光瞟了一眼：张邈你审美降级了吧，这么小，鲛人泪？

张邈说殿下真是捉住驴子当马骑，不识货。

原来如此……

鲛人不知因何落难，囚禁在某些权贵的府中，被拿着棍棒逼迫整日哭泣，那些泪珠滚落的瞬间，就会凝结成珍珠。

张邈手里的那些珍珠很小，大约是因为，鲛人已经快哭不出来了。

“不要叫编号，你有名字吗？”广陵王把那头晾在床头架子上滴着水的头发用手梳顺。

“张邵。”

张邵看不见绕到床头的人，睁大眼睛看旁边的屏风。

“先住在王府里吧，好好休息，明日杏林君还会来替你治伤。”

“唔，谢谢。可是，殿下，我……没有报酬。”

广陵王抿嘴摇头一笑：“今年收成是没前两年好，但我养个人还是绰绰有余。怕黑吗？”

张邵说不怕。

广陵王熄灭屋内大部分灯火，只留了一处照明，踱步出去了。

张邵就在王府里住了下来。

“没有眼泪、失去了价值，所以就被扔回海里了？”张邈剥了颗莲米，用核桃木小棍顶出中间苦涩的绿芯，“他上来的时候，双手把鱼线拽得很紧。”

广陵王了然。

张邵抓住一切寻求帮助的机会，拼命上了岸，他太想活下去了。

好在碰到的是陈登张邈。

这几日广陵王忙完公务回府，都会到客房探看张邵。他恢复得很快，身上骇人的伤口已经愈合得七七八八，长出粉色的新肉。

董奉说病人的自愈能力极强，和求生的意志有很大关系。

广陵王问了眼睛的事，杏林君叹了口气，说找不到办法，只能先服或许有用的药。他语气很自责。

“再拖下去，张郃会瞎。”广陵王搁好毛笔收拾公文，“无论如何要想办法。”

“这珠子拿手里可真烫，殿下收下吧。唉可惜，多美啊……”

张邈剥了一碗莲子，拿绢帕擦了手，掏出袖子里一盒珍珠往广陵王那边推。

陈登从内廊进来，在张邈对面的垫子上坐下。

“主公，查到那卖家背后的世族了，打着鲛人泪的名号敛财不少，招揽许多门客，似乎有私自募兵的意思。”

“我猜不透。”广陵王手指漫不经心敲着桌面。

陈登喝了口茶，接着说：“嗯，还有皮肉生意、白盐走私。据几个门客说，那家的小公子强抢民女，百姓不敢得罪，只能哭哭啼啼将女儿嫁过去。”

“唉，眼皮子底下竟然敢有这种事。盐王爷，你也太掉以轻心了——”

张邈话没说完，被阿蝉打断。她提了食盒进来，在桌上打开，是五个粉色的花形糕点：“楼主。”

广陵王招呼阿蝉也坐，她摇摇头，欲隐入阴影里，广陵王抓着她的手，拿起糕点喂到她嘴边。于是阿蝉在身后坐下来，嚼那块好看的糕点。

“这么多事……没人报官么？”

“报官有用的话，就不会有战乱了。那边和不少世族关系密切，不可贸然动作。殿下觉得呢？”

广陵王沉默了一下，手指敲得更不耐烦：“楼里不好动手，只能靠他们自己出意外了。”

“说起来，君异送了晚生一批猛火油呢。”

园外敲了鼓，广陵王往窗外望去，已然是云霞满天，山衔落日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到点放值。走吧小陈，今日不是还要去海边么？早去早回，熬夜火气大，上次海钓皮肤都差了，我敷了五天珍珠粉才养回来……”

张邈拱手，示意广陵王把桌上那碗莲子吃了，拉着陈登出了书房。

# 鲛人泪（下）

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广陵王照旧每日去看张郃的伤势，并变着花样带点心。昨日是粉色的鲜花形状，今天就是黄色的小鱼形状。

董奉说外伤好得七七八八，可以开始药浴调养身体。

对了，他没法自己走路。杏林君蹙着眉叮嘱。他近日翻了大量医书，古籍中说鱼尾化为人形相当脆弱。

张郃已经能自己坐起来喝药了，见到广陵王进来，想爬下床行礼。广陵王把他按了回去，轻轻摇头。于是张郃就躺回去，头发沿着榻边落在地上，很乖的样子。

侍女烧了水，泡开药包，浓厚的药草味很是熏人。广陵王想张郃的双腿不便行动，用眼神询问能不能碰他。

张郃喊了声殿下，将她的手拉到自己腰间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哦，大概是那些欺男霸女的传闻吧……

“我抱你去泡药浴，你以为什么了。”

张郃呆呆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说“殿下，可以的。”

小脑袋瓜想的还是如何回报这个救了他又替他治伤的亲王。广陵王哭笑不得，觉得明天很有必要和府内侍女们开个会，别给张郃讲他这个年纪不该听的故事。

广陵王抱起他掂了掂。那件里衣在张郃身上显得极其宽大，他个子很高，却和猫一样轻，像被衣服压垮一样弓着腰，虚虚搂住亲王的脖子。

太瘦了。她感叹。

连着衣服一起被放进浴桶，冒着热气的水将张郃激得浑身一颤，广陵王背过身去，让他自己把衣服脱了，唤侍女一刻钟后来添热水。

张郃见她欲走，伸手抓住亲王的衣袖。

“怎么了？”广陵王转过身。

“殿下，要看吗？”张郃仰起头，衣裳浸水松松垮垮贴在身上，展露大片大片细嫩的肌肤。

广陵王挑眉，顺着他的手势，目光往下滑。

留着鞭痕的双腿在水下并拢，从小腹开始以极快的速度长出鳞片，那鳞片是珍珠一样的奶白色，折着五彩的光。鳞片很快就将腿包裹起来，化为漂亮修长的鲛人鱼尾。

原来是这样……

广陵王惊叹了一声，好美。

张郃莫名有些欣喜。殿下说好美，是喜欢的意思吗？殿下喜欢的话，是不是就能……就能留下了？

不，不。没有珍珠，就没有价值。

他因自己的鲛人身份感到痛苦。限制在水中的鱼尾，走路如同刀割的双足。就连眼泪也哭不出来了……好没用啊，编号十。

“张郃，你会做什么吗？”

亲王笑眯眯趴在浴桶边问他。

“唔，种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忽然响起兵刃交接的声音，接着门被踹开，广陵王抽出佩刀，砍落蒙面袭来的一人。

“躲进水里，别出来。”广陵王这样嘱咐他。

院内刀光剑影，亲王那位贴身女官一边拼杀一边朝屋内奔来，张郃心跳如鼓，抱住自己的鱼尾，只在水面上露出一双眼睛。

阿蝉解决了大部分突袭王府的刺客，赶到广陵王身边，她冷冷扫了一眼张郃，语速加快，“楼主，此人未查明身份，先远离他。”

广陵王从怀里摸了绢帕，替阿蝉擦掉脸上的血点，又抹去刀刃上的血痕：“辛苦了阿蝉，没事的，他是陈登钓上来的……”

屋内那名倒地的刺客还存了一口气，暴起拎刀横空劈来。眼看那人就要疾驰身前，忽然“噗”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击碎了刀面，刺入蒙面人的胸口。

“楼主！”

“殿……殿下！”

广陵王惊魂未定，转身看浴桶里的人，他手一手撑着浴桶边缘，一手还保持着掷凶器的姿势。阿蝉迅速闪身过去，二话不说劈了一手刀，张郃轻轻唤了声殿下，晕倒在水

中。

泡了药草呈现暗绿色的浴桶水里竟泛起一丝猩红。那枚打穿刀片、击杀刺客的暗器，正是张郃从身上扣下来的鱼尾鳞片。

总之，杏林君的脸色不太好。他又被大半夜从床上抓了过来，看到病人缺了块鳞片的鱼尾和再次迸裂的伤口，恨不得当场在王府泼猛火油。

当然，好消息也有：那双无法行走的脚可以得到治愈。

张郃慢悠悠醒来时候泡在新的一桶药水里，他看着眼前没什么表情想事情的广陵王吓得把整个脑袋缩进水里。

“张郃，没事，出来。”

殿下的声音很柔和，把那枚鳞片举到他面前。

“这个，我的女官很喜欢，可以送给她吗？你想要什么，我和你交换。”

交换？

可以交换留下来吗？一片，是不是不够……

张郃点点头，说唔，我送给殿下了，殿下也可以送给其他人。他没敢把想法说出来。

广陵王说这样不公平，传出去就要变成广陵王欺男霸女了。

张郃想了一会儿，总算鼓起勇气：“哦，嗯。殿下，可以交换让我留在这里吗？”

广陵王有点疑惑：“不然你打算去哪儿？”

张郃愣愣的，一时没理解过来。

“换一个，要具体点的，比如首饰？”

“可是，殿下，我想留在这里……”

他忽然固执起来。

广陵王笑了，和他道歉：“抱歉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当然可以一直住在王府，除了这个，你还想要别的什么吗？”

张郃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他望向窗外，惊觉天边烧起了照亮夜色的红。

某个地方，起大火了。

阿蝉就是在这时敲门的。她快步进来，附在广陵王耳边隐语几句，亲王展露了笑，又把那鳞片递给她。

张郃隐约听到了囚禁自己的那家主人的名字。

她们交流完公务，阿蝉将鳞片收好，对他道了声谢，很快隐入夜色中。

“我擅自做主，把你的鳞片先给她了。你若是一下想不起来有什么想要的，以后想到了再告诉我。”

亲王看了眼香柱，取了浴巾将他包裹住，然后从水中抱起放回床榻。

“张郃，你的暗器使得很好，养好伤后，愿意帮我杀一个人吗？”

张郃抱着自己湿漉漉的头发，尽量让它们不要沾湿亲王的衣裳。他忽然有种极其强烈的预感，他觉得自己永远摆脱那些噩梦了。

王府遇刺，是因为暗中的调查惊动了迅速起势的那家豪强，对方显然经验不足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买杀手围杀亲王。

择日不如撞日，杏林君忍着没泼在王府的猛火油，被两位好友泼在了豪强的柴房，那边燃着大火，这边早已离开，在海边快乐捞鱼。

借王府遇刺，绣衣楼开始对本地进行大清洗，调查中有问题的人，蛾部一路杀了过去。

“不管那个逃走的那个小公子了吗？主公是做了什么打算？”

“给小张将军一个递投名状的机会。”

“小张将军？”

广陵王抬了抬下巴，张郃正跪坐在花圃中，拿着暗器给花松土。后来，他找广陵王要了一包花种和一片土地。

银色的月亮下，那头长发也泛着如珍珠一样的光。

“哦……殿下正人君子，绝不是因为小美人鱼的美色……”

陈登笑着看张邈被广陵王用筷子一路戳出去。

复盘完最近发生的事，二人行礼走了，张郃也从花圃中抬头。那亲王身披月光，朝他伸出手。

张郃鱼尾上缺失的鳞片重新长出来，薄薄小小的一片，泛着五彩的色泽。配合董奉不知道从哪儿扒来的秘方，下地走路时脚心的刺痛感也逐渐变轻。

他开始练习使用暗器，偶尔阿蝉路过时会出声指导他，千次万次的抛出、收回，不留痕迹地踏树而行，每当他停下来喘气，广陵王总恰好站在下面，笑意满盈，伸手喊他下来吃点心。

这是张郃的第一个任务，出发前，他摘了自己种的花，放在广陵王桌上。

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，目标人物的身边仍有实力不凡的侍卫，暗器不够用，张郃不得不夺刀拼杀，身上挨了好几下，本就不太好的眼睛也逐渐模糊，直到被血浸湿。

月色下，瘦削的人影凭着本能将尖刺一下一下送入那人的胸膛，直到后赶到的蛾部同事拉住他。

血泪模糊里张郃才想起来，地上躺着的这人，曾经向自己挥鞭、抢走了所有珍珠。

原来手刃仇敌是这个滋味。

风把那头长发吹起，耳边的花香掩盖了血腥味儿。后赶来的蛾都在忙着收尸，没人注意到他。

他视线模糊，踏山渡水，走得踉踉跄跄，最后一头栽倒在一个怀抱里。

“小张将军醒了！”

侍女欢天喜地出去传报，张郃眼前朦胧，身上疼得厉害，脚底也像有千万刀片，正将他活剐。

小张……将军？

我吗？

“伤口处理过了，身体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再次打断思绪的是广陵王的声音，那人疾步而来，坐在榻边，喂他喝下半碗药。

可是……视线好模糊，看不清殿下。

张郃艰难撑起身，在广陵王不断试图让他躺回去的动作里，固执地抱住了眼前的人。

“张郃？”

广陵王有些惊诧。她的工作并没有安排失误，张邵本该全须全尾地回来，是他擅作主张，提前独自行动，又走了一天一夜，一路走回的广陵。

“殿下，收下了……我的花吗？”

……算了。

广陵王觉得气血上涌，她握住那人的手摸到耳边，她正戴着那捧花里其中一朵。

“在这里。”

“唔……殿下喜欢吗？”

这漂亮小美人鱼脑子里还在想花！

“我很喜欢。”广陵王灿然一笑，“张邵，你助我扫清路障，现要来我绣衣楼，做我的小张将军吗？”

他忽然看清了。那人没穿亲王的衣服，只穿着薄薄的白色单衣，披散着发。月光从窗户铺洒进来，在她身上勾勒出一圈银色的光。

“殿下喜欢就好。”

张邵还是没回答广陵王的问题，他累极了，却紧紧反握住她的双手，模糊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
“咦，这是……”

那是一颗在眼眶中盈了很久的、圆润的，散发着月亮幽光的珍珠。

---

#### 番外小剧场：

邵：这个送给殿下（掏珍珠）

广：你又哭了？为什么哭？别哭啊。

邵：没，没有……

广：这样吧，张邈馋很久了，你按千万一颗的价格卖给他，他就会主动晃过来问我不要问计……嘿嘿……

邵：可是，我只想送给殿下……

广：好吧好吧，谢谢我的小张将军~

## Chapter End Notes

董奉，一款总裁身边的私人医生。

写完啦，第一次写完全纯爱的故事。

以前一直没get到张邵，没看过任何同人文，这次听了新语音突然get到了，所以是完完全全的我流邵广，要是ooc就ooc吧～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